

高丽洞

王德忱 著



百家出版社

封面设计 单 良

高 丽 洞

王德忱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总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制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266,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76-159-0/I·59

定价: 4.00 元

奉 献

——《萌芽丛书》新一辑总序

曹 阳

有人向生活贪得无厌地索取；有人向生活赤诚无私地奉献。

对文学怀着赤子之心的年轻作家们，向人民源源不断地奉献着自己的新作品。《萌芽》月刊复刊十年来，发表了他们各类文学作品逾一千五百万字。三千多名作者中间，有六十四名佼佼者已在已办的六届“萌芽文学奖”评选活动中获奖。其中的彭见明、刘舰平并同时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曹明华荣获全国散文(集)奖。

六十四名获奖青年作家，绝大多数没有出版过第一本书。可是，他们的作品不仅在《萌芽》的作者群中出类拔萃，就是在全国的青年作家群中也是一支成绩斐然、潜力深厚的生力军。

生活似乎常常过于严酷：赤诚无私的奉献者们的第一本书千呼万唤不出来，而厚颜无耻的索取者们的低劣图书却充斥于市。毋庸讳言，这里既有当前国民经济困难的客观原因，也有人为的种种因素，造成出好书难的困境。

“患难见真情”。“患难”确乎是一面明镜，常常可以比平

时更清晰地照见各种人的嘴脸。君不见发国难财者有之，两袖清风者有之；丧天害理者有之，正道热肠者有之；玩弄文学者有之，献身文学者也有之……。“患难”对于一切善良、正直的奉献者来说，还会产生一种非常的凝聚力。他们一旦相遇，肝胆相照，相濡以沫；便会团结起来，冲破束缚和困难，创造出巨大的成绩以至奇迹来。这已经被人类自己的奋斗史所证明。

在“出书难”困境面前的作家们，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蜕化成为堕落文人呢，还是坚持当一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作家？一切真正热爱文学事业的青年作家们，作出了对人民忠贞不渝的旦旦信誓。他们是日见复杂的文学队伍中最有生气、最有前途的部份。他们是文学战线上一群最可爱的奉献者。

最关心这一群奉献者的，是他们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鉴赏者——满腔热忱却钱囊羞涩的责任编辑们。《萌芽》的编辑们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在文学道路上艰苦跋涉的年轻作家们，念念不忘要帮助他们实现出版第一本书的渴望。许多编辑同志把自己出书的要求置诸脑后，却四出奔走呼吁，力争克服种种困难，恢复出版《萌芽丛书》。这里跳动着编辑们的赤子之心，热望对奉献者们作出自己的奉献。

出书难，出《萌芽丛书》更难的信息，传播到任务繁忙的经济战线，震动了许多有识之士。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企业家们，立即伸出热情相助的手来，支持萌芽杂志社成立了董事会，成为《萌芽》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力促《萌芽丛书》恢复出版，使《萌芽》名符其实地贯彻实现庄严的办刊宗旨；继承鲁迅先生办《萌芽》的传统，在文学战线上造成大群新战士。这里

也跳动着企业家们的赤子之心：热望对文学战线上的奉献者们作出自己的奉献。

百家出版社的编辑们，和《萌芽》的编辑们，跳动着同样的脉搏，对青年作家们怀着同样的热忱，最终促成了《萌芽丛书》新一辑的出版。

《萌芽丛书》新一辑八本新书，定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前后问世。其中包括五本小说集、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一本评论集。作者全都是历届“萌芽文学奖”的获得者；集子都是他们的第一本书。

这是对于奉献者们的奉献。

这是奉献者们对祖国、人民以至人类文明的奉献。

这是作家、编辑、企业家中的奉献者们，凝聚起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创造出好书新成果的一声呐喊！它在我们的奋斗史上将建树起一座纪念碑。

在等待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对《萌芽丛书》新一辑的八本新书作出客观评论之前，对于这一令人热泪盈眶的奉献，我受《萌芽》编辑同人们的嘱咐，记下这一段难忘的历程，但愿作为一面镜子留存世间，并权充总序。

一九九〇年六月写于上海

目 录

1	高丽洞	1
2	八月牛	23
3	死亡夏日	41
4	穿过老巷	94
5	苔 藓	109
6	老婆树	120
7	伸筋草	135
8	弯弯的红土河	157
9	去听枪声	180
10	切 糕	192
11	杏黄色的幽灵	202
12	冷 雪	247

高 丽 洞

在渐渐直射的阳光下，青冈柳小心翼翼地拉回投在残雪和枯草上的长影子，并慢慢拢成一个圆圈，套在脚下。

野鸡脖岗没有一点动静，静得可以听见沟谷底冰裂的脆响，从几里外传来的煤车拉闸声。

姜和停下了，站在给煤渣子搓黑的毛道上，象猫那样竖尖耳朵，警惕地搜索着野鸡脖岗每一点细微的声音。

空气中有一股强烈的融雪气味和发臭的煤烟味。

一对乌鸦在岗顶上盘旋。

距他一百米远的地方，一具横架在井口上的支架歪斜着，布满煤灰，在岗坡上孑然而立。也许过不了今晚，井口主人就把它撤了。

十天前，一堆挨着一堆的煤火，就一个接一个熄掉。一堆煤火，就是一个井口。在这儿做煤，只能冬季做，井口也攒不下，一年废一个。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大山要打呵欠伸腰了。

姜和眼前浮现出赌友张大脚老婆的井口，这老娘们领着十八岁的大闺女吭吭地还干呢！

危险，已经悄悄登上山岗。

它藏在乌鸦翅膀底下，扇动着，在寻找时机。

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姜和心里有数，一个星期之内井下还不致于出大问题。干小煤窖，就象在赌场上赌钱，他都不是生手。不过，毕竟没几天干头了，蹿跃在心头那团暗火，这些日子几乎把五脏六腑烧成了灰。一连五天，每天他都从自家鸡场抽出身子，到村里人称为“老张家”的井口走走，看看。摸摸井帮，敲敲顶板，瞭瞭通风眼，再顺便说上几句。有时就抱腿蹲在离掌子头不远的地方，一声不哈，吸着干得呛人的煤尘，看娘们汗流浹背从掌子头往身后哗哗擢煤。这就足够。有他这个“耗子”在身边，娘俩就好比吞下定心丹、生力丸，对他有说不出的感激和敬重。他真心实意地保护着这娘俩，一点不含糊地检查井下险情到来之前的蛛丝马迹。在陋狭逼窄、四处潜伏着危险、每秒钟都有可能把人拍成肉饼子的煤洞里，男人是什么？是女人的魂儿！在这个鬼都不敢来的漆黑世界，他就是日头，说出的每个字，都跟一粒金豆子那么值钱，那么宝贵。每回，娘俩朝他送过比见了亲爹还亲的目光——亮得邪乎啊！他心便炸了似的跳起，那团暗火，简直可以烧尽地下所有的煤层……

姜和，似乎已闻到了女人身上的酸汗味。他甩开两腿，翻过岗脊，下了阴子。张大脚老婆的井口，开在阴子一个地势略平坦的窝褶子上缘。

井口，是她去年阴历十月十二从两个四川人手里买下的。

一千一百块。便宜透了。搬家舍业来东北挣钱的四川人急着回老家啊！她找到了他。他当即慷慨应承，特意到井下察看一番，替她付了钱。

在张大脚因赌钱进了大狱的情况下，他姜和把钱借给张

大脚女人，够朋友不呢？当时，这女人为这笔钱快急疯了。不为别的，她得活着。把三个闺女拉扯起，别散了花。男人要大钱，家里丁点值钱东西早就折腾净了，过的什么日子呀——炕上长领席子都没有，铺着纸壳子。大闺女脚下穿的鞋，是拿井下红、绿炮线将人家扔掉的棉鞋底子和农田鞋鞋帮穿缀在一块……惨透了，连头牲口都不如！那鞋，换不回一副铁掌。

阴子，残雪还到处可见。一疙瘩一块，散散落落，让人想起衣服上没过净的胰子沫。苍绿苍绿的错草，直刷刷生满了阴子坡，硬得象铁丝子。姜和突然生出一种对张大脚老婆的敬佩和休意。

李小香，这名字安在她身上，实在不是那么回事。身上仿佛没一点女人的血肉，脸上粗拉拉的肉皮子，象张砂纸。粗壮的骨骼，似木刻楞上的原木。腰板子横宽，屁股极大。秋天，她打场用的连枷条，每根都是足有两个指头粗的曲柳条子，给臭李子枝条死死扭攀在一块。老爷们看了都吐舌头的大号连枷，在她手里使神了，周围空气挤过来，退回去，激动而快乐地叫唤着，嗖鸣——！嗖鸣——！……

“这女人……”

姜和快速走着，拎在手上的酒瓶子和油光光的烧鸡，不时甩打着大腿。酒力涌上来，不胜燥热。解开棉袄襟，让阴子上的小风吹着。寂静而空旷的中午，只有脚下错草嚓啦嚓啦响，好比有一把大铡刀在一下一下地铡草。他一包劲，一身胆，一脸汗，脚指丫都往外冒着得意、知足的热乎气……他姜和也是个人物呢！人堆里的“棍儿”，横竖都硬撅撅的。要不是因为赌钱，被拘留过，他早就象那些万元户，也上了乡、县广播匣

子。他曾为此嫉妒过，后来便不稀罕。可去年夏天，当乡干部领着一百多号人参观他的鸡场，被赞扬的话语和惊羨的目光包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一个人被众人仰着的滋味是怎样的妙不可言。人活着，就该活得有滋有味啊！而钱可以换来这些。外面看他的日子，富得让旁人睡不好觉。内里却没谁知道，有一宗不遂人意的事也搞得他睡不安稳。每天，只要一瞅见自己那个形若黄皮子、瘦如麻杆的女人，亮堂堂新盖的四间大瓦房顿时黑了。对于他，自己的女人是堆不起火苗只冒烟的烂倒木瓢子……

井口到了。

这是一个坡度不大的下山井，三十多米长，直接从山窝褶上缘开进去。井口头上，挨排支了六架棚子，一架挤着一架，都吃着劲。再往里走，一直到掌子头，井下再没送一架棚，也看不到一根坑木。没有支护的顶板和光溜溜的井帮，让人生出靠不住倚不着的心虚，如同洒在水中，伸手没个抓挠。和别的洞子不一样，这洞子走向特殊。不走直线，也不走大拐角，而是左一下右一下匀称地弯曲着朝地下甩过去，呈蛇行状。这种井，当地人称之为“高丽洞”。一大长处，节省坑木；一大要命处，闹玄。一旦井下来了劲，半点缓冲余地都没有。这种井，全仗着从井口外面直上直下凿透顶板的通风眼送入的冷空气，把井帮冻住，产生撑护力，才不至于出现塌方、冒顶、包饺子等危象险情。它安全系数的大小，就在于冰冻程度深浅。天气转暖，地气回升，后果可就难说了。老远，姜和就看见山窝褶升起两股黄白色烟雾，中间相距大约十一二米远。那是从两个通风眼冒出的井下的炮烟和煤尘。

他骂了声，同时兴奋得眼睛发抖。

这老娘们，太贪财了！打铁烤糊卵子，也不看个火候。啥节骨眼了还放炮，存心不要他妈命了！为了钱，她把什么都豁出来，不顾死活没黑没白地往外抢煤。阎王爷已悄悄伸出爪子抓她头皮，还以为是替她挠痒痒呢。没人劝阻，她准会干到死神到来之前的最后一秒钟。眼下她需要钱，需要一大笔钱。一吨煤，就是二十二块五。煤，把她眼睛烧红了！

洞子里，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一股刺鼻子的炸药臭味。他猫着腰，小心朝井下走去。走几步，便停下，四周撒目着。此刻，身上所有器官都死掉，只剩下一双亮光光眼珠还活着。可是，烟雾破坏了他视力。用手去摸井帮，心猛地一缩，手掌上湿漉漉的。好快！冰冻层开始渗水。得赶快告诉这娘俩，不能再干了，最迟迟不过后天，人必须撤出。可不是说着玩的……巨大的恐怖将他紧紧罩住，腿不由得变短，身子使劲往里抽着，瘪着胸腔，似乎这样可以将心头的恐惧挤压出体外。走到第一个通风眼，从刚才黑糊糊的地方来到明亮的阳光下，突然生出转身回去的念头。他痴痴发怔，顺通风眼朝上瞅去，头顶那块豆腐块大的天空，有一股难以躲避和摆脱的磁力，要把他吸上去……

沉重脚步声从里头传出来。鞋底子似踩在粘叽叽黄泥砢子上，每一次拔起，都显得异常吃力，拖拽得整个煤洞都要耸动起。看清了，是张大脚大闺女大霞挑着一对大号土篮子趑趑巴巴走过来，装得冒尖的煤块，坠得色木扁担吱吱直叫。

姜和突然生出痛怜之情，刚才的恐惧飞走了，冲汗爬水流直打晃晃的大霞说：“你放下，歇会儿，我挑出去。”

连句感谢话都没说，把烧鸡和酒瓶往怀里那么一搂，大霞倚着井帮出溜到地上。歪着头，闭着眼，一口接一口地倒

气。人快累瘫了。

十六挑子一吨煤，这是李小香的干法。要命啊！就是车轴汉子挑这三十多米长的小上坎儿，步步吃硬，不超出三趟，裤裆里就得抓蛤蟆，全是汗。挑子一上肩，姜和上下牙就再松不开，腮帮子立时鼓出两条肉楞子。

身后，另一双脚步一阵风似地朝姜和逼过来。越逼越近，越逼越近……直至觉出那双脚踩着腿肚子，蹬着后背，偏过头顶，跨过去……

不用猜，身后是挑着煤筐的她。

圆杠子扁担死硬，扁担钩要拉直了。煤洞子里，震颤着长腰胶皮靴子冬冬的回声……

诱人的酸汗味儿……

冷不丁，头次下煤洞子的人，见了她准得吓一大跳！更不用说看出是个女人。跟鬼一个样。除了牙是白的，浑身上下连咳出的痰都是黑的。吐到火堆上，那痰起火苗儿，掺着煤呢！当作腰带煞在棉袄外的细铁丝子，跟铅笔芯一个色儿。补丁摞补丁的硬帆布裤子象片子打出来的，四下支楞着，邦硬，一走刷拉刷拉响。那动静人听了，牙花子刺挠。这会儿，她精疲力尽坐在才给炮崩下的煤堆上，两腿很大地分叉开，边听姜和叮嘱，边抓住这个空档鼓捣火苗减弱下来的嘎石灯。整个人，哪都冒着热气，就象一块才出拱子热气腾腾、滋滋作响的焦子。

她哪儿香呢？更谈不上娇小俊俏。倘若这副模样走在城里大街上，不闹乱子才怪！可人世间有些事就他妈这么怪！在他眼中，她身上每个地方都是那么迷人，那么撩心，宝贵得不得了。瞅着这女人，他眼红，他疼爱，激动得舌头滚烫，心跳得

双手出汗，敬重得象个乖儿子。真是个好女人！找遍天下所有娘们儿，也难找出第二个来。好骡子好马卖大价钱，这样女人给两挎兜子金子也不换。天下男人啊，你们懂得什么叫女人？胭脂、香脂、雪花膏算什么东西，假玩艺，屁钱不值！酸汗味儿，实实在在从女人身上散出来的酸汗味儿，那就是醇酒啊！只要闻闻，就醉了……就说她那腰板子，三杠子压得断吗？手腕子，小伙子扳得倒吗？肩膀头，扛过十块豆饼，谁来试试！摊上这样老婆，美死了。她肚子就是福坑，孩子在那里打几个滚生下来，个顶个，一色虎羔子似的……一块熊熊燃烧的煤块，靠在上边，顷刻间你就融化成一片烟，腾云驾雾了……

胸腔里，风暴在呼啸嘶鸣，扫过来卷过去。心跳得似开了锅的豆腐。又似有几十只大麻雀扑噜噜乱飞，叽喳喧噪，把心肝脾肺撞得乱七八糟，挪了位置。姜和呼哧呼哧喘息着，从唇间吐出的气息，热得燎嘴。

“大兄弟，又让你花钱了。大饼子能嚙巴肚里，我和孩子就知足了。”话虽这么说，可盯着烧鸡的一对眼球，在渐渐明亮起的嘎石灯光中，毫无遮拦地射出饥饿的光。

“嘿嘿，不值几个钱的，快别这么说，我有鸡场嘛！”

一早起，他亲自操刀宰了这只赛克斯红鸡。这是一只优良种公鸡。冠峰整齐直立，胸部深宽而突出，眼大有神，鸣声响亮，步伐有力，食欲、性欲旺盛。爱护母鸡，对别的公鸡具有一种好勇斗狠的战斗力和英雄气概。不为她，他才舍不得呢。

“快谢谢你叔，大霞。”

跟妈一样健壮的大霞，腼腆地冲姜和笑笑，用袄袖擦去脸上汗水，这就是谢了。此时，李小香乌黑粗糙的大手蒙在了脸

上，手指微微颤抖。这个给苦难和贫穷轮番折磨着的女人动了感情。在她背运的时候，外人任何一点关照和温暖都会让她感激涕零，永世难忘。她并不是个无情无义的女人，然而当着一个男人和已经懂事的女儿面前，她绝不想流露出似水柔情。可泪水不听她的，冲掉了双手。姜和惊讶地看见，眼前这张脸犹如一块黑色的带窟窿的石头，两串晶亮的液体泉水一般从两个窟窿里流出……

姜和眼前登时跳出另一个形象来。

张大脚被公安局逮捕的那天中午，李小香死命接着院门柱角，傻了。瞅着丈夫给塞进摩托车斗，带出了村子。牙帮骨咬得嘎巴嘎巴响，却一个眼泪疙瘩也没掉。男人毁了自个儿，也毁了她和三个孩子。村里人都以为她会就此撇下张大脚。那号嗜赌如命、卖了血再去赌钱的男人还有个啥恋头呢。两年过去了，却没谁从她嘴中听到想改道的意思。从早到晚，沉默无语。走到哪儿，都把三个闺女带着；一棵茂如华盖的黄菠萝树，紧紧牵扯着三根马枣子藤条……

姜和慷慨大方地撕着鸡肉，递给娘俩，口气快活地说着：“吃吧，吃吧，连骨头都吃掉，全都烂透了！”他声音古怪地笑着，震得煤洞子嗡嗡响。

接过酒瓶，李小香用劲灌了一大口，辣味的酒和咸味的泪水伴随着一个孤苦女人的万种滋味一同流进嗓眼。饿坏了，也渴坏了，眨眼功夫，半瓶酒下了肚。这饿相，让姜和一阵亢奋和满意，一只眼瞅着烧鸡块，一只眼瞅着她。只要她需要，他可以摘下自己肋巴条，叫她啃个痛快。瞅着，想着，两颧眼珠似黑暗中猫眼闪着光，小腿肚子肌肉在棉裤里轻微颤抖。胸腔慢慢裂开一条缝，一个野性而鬼祟的东西悄悄溜出，

在这地下的空间蹿跳扑滚，张着嘴巴，发出咯咯叫声，震得他耳膜要爆裂……

还等什么呢？

姜和狠狠擦了下手，用父亲的口吻命令道：“大霞，煤先不挑了，去井口外面把煤倒在车道旁边，下午我叫人用车拉走，时间不多了。我和你妈先把掌子头的煤清出个道来。去吧，快去吧。”

大霞拿着板锹离开了掌子头。

昏暗的掌子头出现片刻寂静。李小香飞快在膝盖上擦了擦油手，吐出嘴里鸡骨头，拉过锹就要攞煤，姜和一把攥住了她手肘。

“你……”欲火将他舌头烤得又干又硬。

“什么？”

“我……”

“你什么？”

“你该明白。”

“明白什么？”

李小香用力抽回手，目光似两根钉子钉进姜和的脸。“大兄弟，你脸色好难看。”

姜和怔怔，朝后退了一步，突然蹲下了。

“你知道，我屋里的女人……”

变得多厉害啊！方才还是一棵给她支撑、庇荫的大树，这会儿突然变成一株可怜的瑟瑟抖动的白尖草，倒伏在她脚下。两只垂下却随时准备扑过来的胳膊，活象野兽的前爪。不住哆嗦的嘴，好比歪斜了的黑泥盆子，淌出一股污浊的泔锅水

……

李小香，脸象给铁锹狠狠铲了两下子，顿时明白了姜和想干什么。给酒精烧热的眼珠腾地冒出烟雾，甚至闻到了睫毛和眉毛阵阵糊味。心似给白屎虫啃啮着的苏子叶，抽皱成一团。震惊和耻辱几乎让她抡起肌肉绷紧的胳膊，把蹲在脚旁这个脖子的颈骨击碎！咋也没想到，在一直视为恩人、有钱的姜和眼里，一个贫穷女人的身子里当然就带有了低贱和卑微，可以象随心所欲使用一根扁担上两个破筐那样，任意装上粪便和垃圾。这之前，她一直惦记着日后用什么来报答姜和对她一家人的大恩大德，唯独没有想到用她一个女人身上的东西。那是连想想都作孽的罪恶！她穷透了，苦透了，背人处流下数不清的泪水，可她没有挑着门帘过日子。男人在劳改农场服刑——五年，守活寡的她，曾几百次几千次扳着指头数算着日子，要把日子挺下来。就是家里没了一颗米，她可以拔下自己满嘴带血的牙齿，让三个女儿吞下，也要把她们拉扯成人！即使她只剩下一根剔净的骨头，当有罪的男人迈进家门槛那一天，她相信这根骨头会戳穿丈夫的心脏，流出污血，唤醒他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这短暂的沉默，令姜和极度不安。他无法猜到这女人究竟在想什么，紧张——一只受惊的小虫子，在眼皮上蹦来跳去。

她是一场梦中醒来，冷静得象块地下的岩石。

“这念头，你想了好久，是不？”

姜和居然象个涎皮赖脸的孩子，赶紧点着头。眼珠立时活泛，竭力想从她脸上的皱纹里，从她眼神中、嘴角边捕捉着希望。

“就在这儿？”

她伸手拿过洞壁窝里的嘎石灯，炽白的两寸多长的火舌喷射出嘶嘶声响。语声平静得吓人。

一种不祥的预感，似冷彻骨髓的淋头水浸透全身，姜和眼前出现一阵幻觉：混浊昏黑的煤洞子，到处都是横生蔓长的胳膊、大腿，掌子头瞪着一溜鼓圆的眼睛，顶板突凸下垂的石头恍若锯齿形的尖嘴，煤堆、井帮每一处缝隙、皱褶都颤跳着仇恨……周围一切都迸发出有血有肉的生命，审视着他。

姜和，身上血都不流了。

然而，什么可怕的事情也没有出现。直立眼前的李小香突然低下头，深深吸了口气，吸得好深啊！之后转过身去，温言软语地说：“大兄弟，你回去吧。大妹子还病在炕上。这件事，都忘了吧……”

“不！”

意外的情形使姜和胆子陡然大起来，从地上跳起：“我没法忘掉，这怎么能忘掉？一看到我女人，我就想起你……”伸出的手忙又收回来。

“人不敢作孽。”

“这儿没旁人。”

“我闺女在外面。”

“她不会知道。”

“良心可没瞎了眼。”

姜和冷笑一声，一直弯曲着的身子突然拱起，脖子挺直。“哼，良心，不用多，有煤渣大点的良心就够了。将心比心，没有我的钱，你哪来这个井口？对不？我说的对不？”

李小香汗毛都竖起来了！她终于抓住了姜和捆在她身上的绳索。